



第五十五卷

第十二期 目錄

總意：以筆舌作不善者……………	三七三
附悉：新教友熱心奉教……………	三八六
首六默想：司鐸之心之模範……………	三七六
神修指導：在基督耶穌的範圍……………	三八二
專載：法碧姆拉……………	三八七
傳記：聖若望鮑斯高傳……………	三九一
雜俎：我底生命史裏的一頁……………	三九四
上海公教服務團……………	三九八
公教益聞……………	三九九
託求謝恩……………	四〇四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大小修道院 徐滙中學	徐滙男公進 耶穌會初學
院 啓明女校 土山灣聖	母會 楊樹浦正心小學
涿涇天主堂 張堰天主堂	南橋天主堂 揚州聖心堂
海門○主心院 大洪鎮聖母堂	徐州○光啓小學 昕昕中學 聖
心總堂祈禱會	蕪湖○聖母院修道生 聖母院初
學院	安慶○貴池若瑟修院
汕頭○揭揚	北平○北堂 東交民巷天神堂
正定○仁慈堂	洪洞○聖心修院 孫家園
集寧○聖家營善導小學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五三·四九八
寶領聖體	一四·二九一
恭拜聖體	二六·一九五
神領聖體	二一·七五三
早夜課等	六五·七七三
敬拜苦路	四·〇七一
誦玫瑰經	五九·五三〇
公私省察	一二·〇七三
勝己首惡	四·四四六
舉行聖時	二·一五七
傳揚聖心	三·八六八
救靈工夫	五·四七七
神形哀矜	八·五五〇
苦身克己	七·四七三
忍耐冤苦	八·一三八
善盡本分	七·二九八
善守罷工	四·九一四
看聽聖書	一四·六四九
拯救煉靈	一一·五七三
爲臨終者	七·二七七

總計三四三·〇〇四



以筆舌作不善者 江秋

筆舌雖是小東西，但都擁有不可思議的魔力。正爲了這點，借筆舌以作惡的人們，是特別可怕的。

「殺人的筆」，是我十幾年前所譯的，讓我抄在左面吧！

筆是現代兵器中最小而最有力的：誰能描寫它的赫赫戰果呢？這個渺小的兵器，比霸雅和老郎的寶劍還更強。你這樣脆弱的筆呀，三尺童子，不用什麼力，可以把你破壞；到底你也不用什麼力，可以壓倒最有聲勢的君王。

誰將佈露你的劣跡呢？當這生活費指數高昂的當兒，你建置了可恥的產業，使黃金從淫亂中，滾滾地流出來。筆，微小的兵器，三厘長的箭，你比賈辣伯

新編 雜著 以筆舌作不善者

的長箭，更加可怕。在兩金屬薄片的中央，帶着一點墨水。這點不足輕重的墨水的腐蝕工作，比之毒藥，更加深刻。

這爲了什麼呢？因爲裏頭有殺人的筆。戰爭的技術，製造了許多可怕的兵器；到底，在這慘酷的兵器目錄上，開花彈炸藥的旁邊，當列以殺人的筆。槍彈不過擊人身，筆則擊人心。槍彈不過擊人一次，筆則一連好幾次。酣戰之後，西山日落，浩浩的戰場上，可以看到彈子的成績：積血的溝洫，殘落的肢體。唉，我們若能看到有等作家的精神屠殺，幾許敗壞無藥醫的良心呢！

凶惡作家，實在殺人。兇手的圖形是怎樣的呢？這是一個囚首喪面的無賴，半夜裏隱藏林隅，手握彈機，要錢要命。後來可發現他：或坐在審判廳裏的凳子上，或關於牢獄中。

請看那位大名鼎鼎的作家：裹着精細套袖，坐在老橡樹琢成的桌子前；桌上放着幾盆蘭花，幾把裁紙的細巧竹刀和幾種裝飾品。人家稱他爲漂亮的文學家，時髦的小說家；天主叫他爲暴客，殺靈的暴客。他殺人不同平常的匪徒，激於一時的衝動；到底

天天冷靜陰險地，去寫殺人靈魂的惡毒文字。我知道：他是翰林，坐於圓頂屋內；圍着綠色的領圈，旁有螺細柄的寶劍，無論如何，他是賊。

幾時看報，遇到一場三角戀愛的慘劇，或者把濃的硫酸，擲在他敵人的面上，則讀者就要作色。不知以硫酸擲入人心，關係更加重大。我們當謹防那些口嚼紙煙的暴客。

這個可咒罵的工作，把青年平民，一網打盡。

青年，一八八二年，司法部長，在議員裏宣佈：在巴黎各校門前，每天銷售着三萬本污穢的小說。

平民，使衆人都閱讀桃色刊物：歐戰前發明了什麼空前的廉價書報。強奪了窮人們的麵包，還不足惜；最可惜的，又盜去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天堂，他們的天主。

青年，你要念嗎？你當明瞭它的危險，你當顧到你良心的警告。你現在念麼？你挾了狂熱去念，當你披閱那些令人昏亂的報紙的時候，你的像司，構成了醜惡的圖畫，彷彿淫蕩的影片，一幅一幅地過去。你已念過了麼？那末，木已成舟。青年，全心愛你的我，看見你已被蹂躪，非常痛心。

看到被暴風雨打倒的稼穡，和躺於污泥裏的飽滿的穗子，豈不是一件傷心事？但是被蹂躪的靈魂，不是更加可以傷心的麼？我們痛哭我們的損失；魯汶的損失，大面納的損失，田農的損失，在天主眼裏，精神的損失，比物質的損失，更足以痛哭。望你毋再自誤！你是一個墮落的人，當心呀！

這個墮落，來得何等快呢？積年所造的聖德高廳，一剎那間，完全坍塌。大戰的時候，我們的莊嚴燦爛的聖堂大殿，數世紀的工程，被德人無情的砲火，在幾分鐘裏，破壞得不可收拾。破壞的時候，常比建設的時候短。

你恐怕要說：這個危險，不過是可能的罷了；炸彈在前，不一定爆裂的。

到底，它也能爆裂的。德人遺下的炸彈，為什麼我們不敢輕易去玩弄呢？在許多的書籍和報紙上，我們當大書特書下邊幾句標語：爆裂品，不可摸觸，死亡的危險。

「幾個潔德的仇敵」，是民國二十五年，我為聖教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二期寫的：現把它關於淫言的一段，也抄在下邊。

愛談桑間濮上淫亂的人，害了自己，還害人家。那個受毒的人，再把毒傳開去；這條黑毒的鐵鏈，繼續承承，節外生節，你看可怕不可怕。

荒郊行獵，無意中打死了你的同伴，豈不是一件終生的憾事？用淫言殺靈的人的責任重不重，重到什麼地步？耶穌說：「禍哉，引人犯罪的人！」保祿宗徒說：「一切非禮的話，在你嘴裏，當掃除盡淨。」

邪淫的話，不要話，也不要聽。你恐怕要說：這種談話，爲我如耳邊風，不發生什麼影響。火燒足前它的熱氣，你能不感覺麼？到底我不能用棉花來塞耳，你能閉眉，表示不滿意麼？人將叫我假聖人。你可說：我寧願做假聖人而升天堂，不願做真聖人而下地獄。人將藐視我。表面上這樣，心裏頭相反：風霜中的黃花，傲骨稜稜，誰不羨慕呢？人家將磨難我。唯唯，若你形單影隻，呆頭呆腦。否否，若你活潑廣交，能在光明之子裏頭，組織一個團體：金城湯池，誰敢來擲掄呢？當知做聖人，決不在縮着頸，板着脸：古新聖經裏，我只知有叫人歡欣踴躍的句子。

我認識幾個大學生，他們給我說：對於那些輕佻的同學，只要在起初十天裏，不屈不撓，守正不阿，

十天以後，他們將敬愛有加。爲此，或者以爲惡人的所以這樣強橫，是爲了好人的太軟弱。

黃梅時節，雨霧瀟瀟的一天，上海某中學的走廊下，三五成羣的學生，正在彼此談天，消磨那飯後休息的時刻。陸隴的一團中，或者言語失雅，他就面紅作色。主講的人給他說：「你非小姑娘，無必這樣。」陸隴提起右手，右頰左頰，霹靂聲裏，打了兩下。然後對他說：「請看小姑娘的本色。」事後別的同学，都稱他好漢；對方也自認自承，引爲知己。

我覺着對於這個問題，還有許多的話可以說；但是本報的篇幅，已不允許我了；我就提綱挈領，做個收縮吧！

自然，我們當爲那些以筆舌作惡的人，祈求耶穌聖心，使他們迷途知返。

我們各人也當捫心自問一回；我是否還仗着筆舌作惡害人：宣傳糾纏的主義，攻擊明正的言論，寫作荒蕩的小說，破壞公教的事業。若然，我立當懸崖勒馬。我有生花之筆，吐電之舌麼？我即當負起責任，抱着「方今天下捨我其誰」的胸襟，轟轟烈烈地，爲中華的基多神國，多開一分疆，多拓一寸土。



聖體內耶穌聖心司鐸之心之 模範矜憐我等

王昌社

定像 想見彌撒聖祭中，司鐸舉揚聖體時，隱藏在麵形下的吾主聖心的聖德光芒，直射到司鐸的心裏。

求恩 懇求吾主聖心，陶冶聖教會中諸位司鐸的心，並求吾主聖心陶冶我心，使我盡力襄助聖教會多出有肖似聖心的司鐸。

司鐸之心之模範

司鐸是「基多的僕役，天主恩寵的分施者。」他代表基多，在祭台上奉獻彌撒大祭；他代表基多，施行聖事，赦免人罪；他代表基多，傳揚真理，訓誨萬

民。他真可說是一「另一位基多」。他既然與吾主有這般密切的關係，無疑地，他的心該肖似吾主聖心，無疑地在祭台上舉行彌撒，手裏捧着聖體的司鐸的心，不須找尋別的模範。那聖體內的吾主聖心，便是他的模範。

但是司鐸的心該是怎樣的呢？怎樣聖體內耶穌聖心是他的模範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大教宗庇護十一世，頒發了論公教司鐸的通諭。我們只須聽聽教宗的話，便可知道司鐸的心該是怎樣的；然後再瞻仰聖體內的吾主聖心，便可知道聖心真是司鐸之心的模範了。以下引通諭語，俱按照公教教育聯合會譯本，不敢竄改，以昭信實。

通諭的第二章，詳細陳述公教鐸品的美德。本章開端，總論司鐸應有極高超的聖德。

教宗引聖老楞佐儒斯定的話說：「神品之地位，其偉大哉！然其責任也，亦愈重，在人目中，司鐸既站在極高階級，則在無微不矚（天主）之目中，亦應升至德行之絕頂焉；否則不惟於己無功，而且自速裁判也。」

教宗自己真說：「即以聖體聖事論，所祭獻者，爲純潔無玷之犧牲，消除人罪；則日日祭獻此可欽敬之犧牲於天主之司鐸，似特別要求其必須以生活之聖德，品格之完整，竭其力以相稱於天主之尊嚴。」

「司鐸之生活也，應如基利斯督第二，以其聖德之光明，……照耀一切人類。」可見司鐸之心應怎樣脫除一切罪愆，趨向聖德，趨向極高超的聖德。

原來聖德不是別的，便是純全的愛德。所以吾主聖心這「愛德之烈毒」，便是「神命聖德之源」。他不但自己充滿聖德，毫無罪過的玷污；他還願意因着聖體聖事，不停地在祭台上復演他的加爾瓦山上的大祭，爲証示他怎麼欽敬愛慕在天大父，因而常常奉獻自己做贖罪的犧牲。他真是司鐸之心的最高的聖德模範。

公教司鐸，爲能專心事奉天主，祭獻至純潔的犧牲，因而甘心捨棄婚姻的權利，甘心度守貞的生活。司鐸之心自然該有貞潔之德。

教宗引聖師厄弗稜的話說：「只潔除心神，清淨口舌，洗滌雙手，成爲光明之身，爲祭獻生活之體之司鐸，仍有未足，亦不稱其名；必也時常成爲絕對純

潔之人；蓋司鐸者，乃天主與人類間之中間人也。」

爲此一聖教會對拉丁派已陞大品者必命其嚴修此德：如其相反此德，則爲喪聖之大罪人。「蓋司鐸所盡之職務，較侍立天主座前之諸天神，尤爲尊高；則其竭力以度天上之生活，豈非事之最相宜者乎？」

但是司鐸終究是有肉軀的人，神品聖事並沒有消滅他的私慾偏情。他要修貞潔之德，必須從根本上着手，潔淨自己的心。

吾主耶穌在世上活着的時候，修務極高超的潔德；他的仇人絲毫不能在這點上找尋他的瑕疵。如今他在聖體聖事中，給我們壓制肉情，使他順從正理，還做我們「生育童貞之體」。啊，聖體內的那耶穌聖心，真是多麼充滿聖德，多麼寶愛潔德呀！他真是司鐸之心的貞潔模範。

修務貞潔之外，公教司鐸又應抱澈底犧牲的精神，輕棄世財世榮。「司鐸處在過分利己主義之中，衆人以金錢買賣，而彼則以貪圖金錢之觀念，視爲卑劣；不求一己之光榮，只願天主受讚美，」教宗又嚴戒司鐸「忘棄天主之恩許，而貪卑劣之財物，啓民衆輕視彼等之機會。」反之，純潔真實棄絕世物之

行，使司鐸能悅服衆心；且也，在此以信德所培育棄絕世物之思想上，再加以憐憫人類各種苦痛之同情心，必使天主之使臣，變作窮苦人之慈父。」

棄絕一切澈底犧牲原來是吾主的最大教訓，最高表樣。他降生人世，不單棄絕了天主性應有的光榮福樂，還甘心受盡苦難，作全燔的犧牲。但是他在十字架，只隱藏了他的天主性；如今在聖體聖事中，他連人性也隱藏了！聖體內的耶穌聖心，真是司鐸之心澈底犧牲的好模範。

「司鐸既解脫世物之糾纏，拋棄家室與個人利益之鎖鏈，胸中燃起天上之愛火即所謂救人靈魂之熱情。所以爲司鐸者，應被光榮天主救人靈魂之熱情，焚化以盡；將個人及個人利益，置於背後，獻身於所有職務，操作一切；俾所有應負之職任，得以逐漸完善。」

教宗指出世界上許多無牧之羊，正期待着司鐸去引歸正軌。司鐸輩一猶如精選之軍旅，爲真理而奮鬥，以反抗邪說，作光明之戰爭，以抵敵黑暗；宣傳天主之國家，攻擊發殫之營壘。」

司鐸之心真該多麼熱烈地，壯闊地充滿着救靈神

火，而不畏艱難，不怕辛苦，努力爲人靈服務，爲聖教會盡忠！

這救靈神火的模範，通諭中明明指出，是吾主聖心：「此熱情也，由耶穌基督聖心深處透出；所有目標，只願炙熱司鐸及衆人之心。試想吾主天天降臨到祭台上，隱藏自己在聖體聖事中，不是願意爲人靈服務，爲幫助我們救靈成聖嗎？他聖心中的救靈神火真是司鐸之心的模範。」

通諭首章開發鐸品尊爵，暢說怎樣司鐸祈禱的功効。「司鐸以其職務言，在天主前爲一總人之公共祈禱人。司鐸用聖教會的名義，不但奉獻彌撒大祭，爲聖教會全體邀救得福，並且天天恭誦「日課經」，代替教友盡讚美天主的職責。一是以公教信友：在公私危險中，亦必求司鐸爲之祈禱。司鐸者實爲天主爲人類中之居間人，將天主之恩寵帶到人間，將我人之祈禱上呈天主。」

司鐸祈禱之責任，這般重大，司鐸之心該多麼時常收斂寧靜，屏去一切閒思俗慮，而專心一志。虔誠祈禱呢！

教宗親自爲司鐸舉出祈禱的模範說：「在新禱

上，司鐸亦爲耶穌基利斯督職務之繼承人。耶穌常徹夜祈禱天主。其生也常爲我人轉求。「吾主在聖體聖事內，甘心隱藏在麵形下，閉居在聖龕中，正是象徵他的聖心，怎樣脫絕塵惡，專事與聖父對越，與善靈晤談。所以敬供聖體的聖堂，真是司鐸祈禱的學校；聖體內的吾主聖心，真是司鐸之心的祈禱模範。

我們按照大教宗的教訓，知道了司鐸之心，該趨向極高的聖德，該妥善修務貞潔，該抱着澈底犧牲精神，該燃着熱烈救靈神火，該代表聖教會專心祈禱；我們也約略認識了聖體內的吾主聖心真是司鐸之心爲這些美德的模範。以上所說的，儘够了我們默想體味教宗通諭裏別的許多好教訓，我們只好割愛了。

矜憐我等

我們做教友的，聽了上邊講解以後，自然要祈求吾主變化世上一總司鐸們的心，使肖似聖心，使沾受聖心的種種美德；我們似乎該向吾主喊說：「聖體內耶穌聖心，司鐸之心之模範，矜憐司鐸輩！」但是聖教會却叫我們祈求說：「矜憐我等！」這不是有些奇怪嗎？

沒有什麼奇怪；相反；這「矜憐我等」實在爲一總教友，含有深刻的意義，切實的教訓。

普遍而論，一總教友應在這事情上，向聖心祈求說：「矜憐我等！」

因爲司鐸的聖善或否，實在與教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大教宗在他的通諭中，不憚再三申說：「聖教會對於不善之司鐸，不能有所依恃，彼等只爲聖教會痛哭之原因而已！」不善的司鐸，「可使聖教會痛苦，爲教友有壞表樣」。我們試想：如果我們的司鐸，雖然不能和亞爾斯的本堂聖維也納相比，却備有鐸品的種種美德，那麼我們做教友的，在事主修德的路上，可獲得多大的幫助呢！相反，如果我們的司鐸，缺少這些美德，再有誰來給我們立高超的表樣，講誠懇的道理，警覺我們的昏愚，策勵我們的神修，尋找我們的亡羊，勸化我們的外教同胞呢！所以我們對於司鐸之心，決不能「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我們該哀求吾主聖心，矜憐我們的靈魂，因而賞賜司鐸之心，肖似他的聖心。

一總教友不但該密切地關心司鐸的美德，并且對於司鐸的聖善與否，負着重大的責任。原來司鐸該輔

助教友成聖，教友也該輔助司鐸成聖；司鐸該爲教友祈禱，教友也該爲司鐸祈禱。基多奧身的各肢體，原是應該通功合作的；猶如一家中人，不但父母該照顧子女，子女也該照顧父母；子女的受苦，果然能够是因得父母的失職呢。司鐸的職務既很艱巨，所處的環境，又多危險，那麼，做教友的，該怎樣盡力幫助呢。我們至少該用祈禱來幫助司鐸，是那輩直接照管我們的司鐸，或和我們較有關係的司鐸。我們要格外乘着領聖體，拜聖體，做聖時的機會，爲司鐸們祈求聖體中的吾主聖心。如今我們可回首想想：我們有時責怪司鐸們的缺少德行；即使不是捕風捉影之談，挾嫌懷恨之語，我們也該先責怪我們自己沒有盡好爲司鐸祈禱的職責。我們該祈求吾主聖心，矜憐我們冷淡懈怠，因而賞賜我們聖寵，使我們熱切爲司鐸祈禱吧！

特殊而論，有幾種教友，更應在這事情上，向聖心祈求說：「矜憐我等。」

第一，是做父母者。教宗在通諭的第三章末段中，極力叮囑做父母者，不但慷慨奉獻自己的兒子，爲奉行吾主「漁人」的使命，并且盡心栽培他們，從

小時就預備他們將來成爲良好的司鐸。的確，聖教會中要有良好的司鐸，第一步工作的責任，是在做父母者的身上。做父母者該怎樣工作呢？沒有別的，他們祇須引導兒子們去親炙聖體內的吾主，去效法這司鐸之心的好模範。做父母者，該因着聖體聖事，培養兒子的靈魂上的寵愛，叫他畏怕犯罪，叫他們熱愛君王耶穌，叫他們恭敬童貞聖母，叫他們重視潔德，給他們驅除一切危害潔德的機會，勉勵他們克制自己，打倒惟我主義，戒絕嬌養貪懶求福作樂貪慾的習慣，養成他們慷慨犧牲欣勤服務的精神，引導他們好好祈禱，勤領聖事，喜歡參加聖教會的典禮。這樣兒童們從小就在聖體內吾主聖心處，學習了司鐸的各樣美德，將來他們晉陞鐸品之後，一定要爲肖似聖心的司鐸。

可惜，有些做父母者，竟然如通諭中所說的：「不惟不肯奉獻子女於天主，且不辭以欺騙手段，阻其子女隨從天主之聖召！」

「多少無知之父母，誘惑其子女，不使其接受天主之選召，不惟爲其子女，且爲其自身，終成痛哭流涕之泉源！」這樣的父母，不該哀求聖心憐視自己

嗎？況且，大概的做父母者，即使有些好心，也果真能够按照聖心的模範，預備自己的兒子承受鐸品聖召嗎？既然自己不會盡好這神聖的職務，那麼，一定該懇求聖心矜憐自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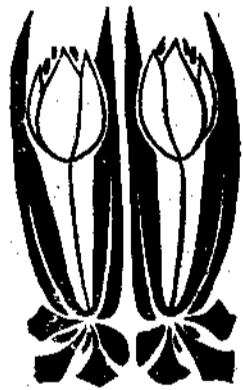
父母之外，那輩負有教育管理兒童或青年的責任者，也該懇求聖心矜憐自己。聖教會與父母，把有聖召的兒童托付給他們；他們的責任真是重大。但他們中不認識自己的重責，不勤奮盡好這重責的，斷乎不是少數哩。以致許多的聖召萌芽，給飛鳥吃掉，給猛烈的陽光炙枯，給四周的荆棘擠死；豈不可惜！他們要盡好自己的責任，無疑地，先該自己在聖體內吾主聖心處，汲取尊敬鐸品，愛護聖召的熱忱和明智；他又該引領兒童去親炙聖體內的吾主，去效法這司鐸之心的模範，因而使兒童們保存寵愛，戒避罪惡，愛慕貞潔，慷慨犧牲，燃起救靈神火，學習虔誠祈禱。啊，一般做教師的，以及管兒童和青年的，該多麼懇求這司鐸之心的模範矜憐自己呢！

那輩荷蒙吾主寵召，預備膺受鐸品的青年，更該懇求這司鐸之心的模範矜憐自己。他們該知道：如果真切願意將來做良好的司鐸，就該現在勉力做良好的

兒童，良好的青年。他們切勿等待晉登鐸品之後，方才去修務司鐸的要德；他們就該乘這兒童時代，乘這青年時代，在聖體內吾主聖心處，學得高超的聖德，皎白的貞潔，熱切的祈禱，犧牲服務的精神，傳教救靈的神火。不錯，他們幼稚的年齡，血氣未定的青春，私慾偏情的萌動，惡風敗俗的誘惑，以及種種不良的環境，正在妨礙着，阻撓着，窒息着，他們所膺受的寵恩。那麼，他們該怎樣哀求這司鐸之心之模範矜憐自己呢？

所以我們一總人，——不只是司鐸們——該祈求「司鐸之心之模範」；「我們一總人該求「司鐸之心之模範」——矜憐我們各人，——不只矜憐司鐸。

我們各人按照自己的地位與職責，懇求聖體內的吾主之聖心吧！我們也格外為司鐸們，為膺受寵召的兒童和青年們，懇求司鐸之心之模範吧！





在基多耶穌的範圍

吳應楓

神妙的連鎖

事實既經說明，我們現在要問：我們和基多的結合，究到什麼程度。

幾時我們讀聖良第十四篇，論耶穌苦難道理裏的下面幾句話：「義人的身，變成被釘者的肉。」我們若以為：有寵愛的人，變成耶穌物質肉軀的一部份；那就要差得不可思議了。

到底也不要因此就說：這不過是一種精神結合，法定結合而已。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這是一種精神結合。張氏無子，把李氏的一子，納為義子，這是一種法定結合。基多和我們的結合，是否髣髴這樣？不，不，基多和我們的結合，遠駕而上之。

我們和基多的結合，是一個超性的，確實的，具體的結合。或者稱這個結合，為幾乎著形的結合。Union quasi physique。這個結合是絕對特殊的，竟無名可名；我們且稱它為神妙的結合。Union mystique。一切作為，彷彿我們和他只成一人。「我把他們放在我的保護之下；我把他們做我的產業，我的事物。我甘心把他們繫於我身，當作我自身的附屬」上邊兩個程式，都不是基多和我們結合的真正程式。

我們和基多結合的真正程式是：一切切實實地，我們同他是一個。」

請看吾主耶穌自己所設的譬喻：「我是葡萄樹，你們是葡萄枝。」保祿說明這個結合說：「我們接木似地，接在基多身上。」又說：「基多是橄欖樹，若欲分得樹根的豐富精液，人當和他連接起來。」那末，息息相通，脈脈相承的結合，怎樣是精神的，或法定的結合呢？若把保祿人身的比喻提出來講：則更不能說：基多和我們的結合，是個精神的，或法定的結合。

對於這章道理，歷代聖師聖賢，從沒有半點疑

寶·聖益博路削說：「我們是基多的肢體，他的肉，他的骨。救靈是什麼，就是借同基多，和他結成一體。那裏沒有缺點，沒有罪跡。」

聖奧斯定的高論，更擢髮難數。一頭，身，合成完整的一個，一個獨一的耶穌。二物合成一肉，一聲，一情；風波靜處，合成一個安息。一又說：「基多把我們編入己身，把我們做他的肢體。在他身上，我們變成基多。我們實在是他的身體。我們不但是基多的，到底是基多。」

聖女加大利納色納，寫信給英國的祁雄修士說：「我，天主子的奴僕的婢役，在他的聖血中勸你，希望你在他無窮聖愛裏盡行變化；使得我們不結果的野樹，接於常生樹上，而藉居於我身的師主的恩寵，滿結佳果。」

「吁降生的聖子，爲使我們不離開你，你會把你的天主性，合於我們的人性；這個工作，完成於瑪利亞的聖胎中。實在靈魂因你而生活。」

「吁我的聖父，願我們繫於豐饒的樹上，使吾主和我們同升。」

「我結束這封信，我仍勸你常同一神聖之樹」結

神修指導 在基多耶穌的範圍

合着，常鎔化於被釘的耶穌。」

她又寫信給尼閣老修士說：「一個天主，取了我們的人性，做了人。我們能不驚訝嗎！吁過柔和好的接木法！人本不能結果，因爲他沒有得到，所以發生果實的寵液。我們當努力利用這個聖的接木法，把我們接入這獨能使聖德成熟的樹幹，滿被傷眼的樹，天主子，降生的聖子。」

在平常的接木法裏，樹幹是野的。爲聖保祿宗徒，樹枝是野的。這一點差池，沒有什麼大關係；大宗徒未嘗注意於科學的確切性。他的思想，並不因此而暗昧不明。

他在文法上，也沒有怎樣顧慮。重重比喻，絡繹不絕，有時弄得像迷魂陣一般。保祿的靈魂，彷彿一個熱烈的滾滾源泉，萬馬奔騰似地一口氣衝出，沛然莫之能遇。在人身的比喻後，又有接木的比喻，和大厦的比喻。

致厄弗蘇教友信第三章裏說：「在基多結合的衆信友，組成一座大厦。這座大厦當基於愛德，築於以基多爲最後礎石的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因聖神之工，做成天主的安宅。」聖教會是個身體，也是座大

履。身體逐漸長大，大廈逐漸建成。

每個譬喻，有它獨到之處；大廈表示一物的完固；接木表示我們根本屬於耶穌基多；人體表示基多和我們的結合，是個活的和有關於生命的結合。

脫朗德公會議，關於這點，有條簡明的議決案：

「如同頭命令肢體，如同葡萄樹把他的精液，輸入各枝；同樣，基多耶穌，時時刻刻，在衆義人身上活動着；這個活動，前後中間，常左右他們的善工，使得中樂天主，有常生的價值。」

比喻不是理論，在一個比喻裏，比在一個單純的觀念裏，有時更多真理。在比喻裏，除了抽象的觀念外，還有具體的形式，使觀念生動明朗。到底因爲比喻總是比喻，未能絕對貼切，有時反把真理，弄得糊裏糊塗。研究學問者，當知注意。

吾主耶穌，常愛用比喻訓人：「我來放火於世」
「莊稼發白了，」
「我是光，」
「我是路，」
「我是門，」
「湧到常生的水。」
大來司神父 P. D'Alès 在他的耶穌救世論 *Le dogme catholique de la Rédemption* 裏說：「若干比喻，這樣深切地符合聖道觀察結構，至使予以剷除，若干聖道的肉塊，勢將隨之而去。」

潘辣神父 P. Prat 以爲接木，大廈，人體的比喻，當盡可能的能事，拍在真理上，不要在過分緊縮的字句下，尋象徵意義。「不，字當照字面解釋。」

潘龍代 Blondel 在他的行爲 *L'Action* 裏，說得很中肯：「人可想過接木的奇怪能力嗎？只要幾個活細胞，插入樹幹，內部裏，就起一種生理變化，刷新野樹的精液；忽然，因得一種天然魔術，荒胎得有生殖力。同樣，一點信德的觀念，一個聖事的動作，打進我們心胸，就整頓改化本性的職務。」

基多的居間

基多的重要使命，就是居間。他是標準中間：因爲他又是天主，又是人。上而是永生的天主；這個永遠的性命，全蘊藏於這個獨一的中人，耶穌基多身上。下面是逆命的人類，依賴寵愛的活鏈，已繫於耶穌基多身上。

想見一切歸到基多，保祿用了 *synagoga* 的權杖之下。

天主造人的那天，天主不用媒介，直接天主教我

們：他，我們，從他到我們，超性性命，一直輸出。

救世功成，天主人間，橫了一個必由之路，就是耶穌基多。他自天降世，為給我們超性的神恩；他釘上苦架，為吸引我們，從此以後，天上的恩露，都當由這掛懸於天地間的救世主，分發下來。

基多有萬善萬美；不停地把善美分播出來，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這萬善萬美的泉源，流下來的。任何怎樣細小的恩澤，都來自基多。我們當有的惟一必要條件，就是和他結合，做他妙身的一分子。

吾主耶穌為賦聖寵於由神形配合的我們，用了有形的東西：聖洗聖事裏的水，聖振聖事裏的油。到底在聖寵的各種工具以上，當看到一個超然物外的原因，就是耶穌基多，一神寵的標準聖事，一一一切神寵的作者和源泉。

現在在那榮光國裏，功績滿身的耶穌，常掛念我們，願我們成聖成賢，供給我們聖寵，在聖父前為我們轉達。

他在聖父前的轉達，照保祿宗徒的話，並不是單純的祈禱，却帶着一種要求的色彩。因為他的要求，是絡繹不絕的，靈泉裏的水，也就不斷地，滔滔滾

滾，流到我們靈魂上。

聖事是有效的禮儀，就是禮儀之下，聖寵到達。基多是聖寵的第一工具，聖事是聖寵的第二工具。

工具，這個抽象名字，究當如何解釋？聖子，為了愛情，自願同人性結合，使得我們人類，重獲超性性命。耶穌的人性刻刻自由地，把聖子的意志，做自己的意志。同天主子合成一位的耶穌人性，怎樣能不尊重聖子的意志呢？

聖子的意志，在救贖我們。救贖的方法，不單在為我們代償債務，還在使我們和基多神妙地結合為一，共同工作。

在吾主耶穌人性的各部裏，心是最高尚的器官，至少是最成全的，和最顯著的愛情標記。

於是耶穌聖心，從一工具原因的冷落觀念，一躍而為最熱烈的公教儀式。從一個抽象的，沒有什麼大興奮的理論，一變而為最具體的，最富吸引力的敬禮。耶穌聖心敬禮是什麼？就是敬禮基多身上，一個自動接受聖子救贖人類意志的器官。人家把聖心敬禮，當作基多教會的中心，不是沒有理的。

我們的得為天主義子，是個愛情的工作。為摘發

基多和我們的奧妙結合，保祿直以比諸夫婦間的結合，「親近吾主的人，同他一心一意。」「他倆將合成一身。」

當這視愛情如糟糠的時代，保祿獨出以神聖的口吻，豈不洋洋大觀嗎？

彌撒中，獻餅酒前，神父滴水於盛酒的聖爵裏的時候，念經如左：「天主，你奇妙地造了人，更奇妙地重整了他；求你因這水酒的妙蹟，使得我們分承那降世做人者的天主性。他就是同你聖神，永生永王於世世的耶穌基多，你的子，我們的主。」

分承基多的天主性，這是這經裏的焦點。脫朗德公會議，特爲提出，謂水酒的結合，表示義人和他的領袖，耶穌基多的結合。

水滴完全淪沒於杯酒中，像也做了酒一般。混合之後，水和水的本性，已不能找出來了。我們和基多的天主性，和合之後，我們和他，很密切地，也合成一個。

聖教會裏，自古相傳：水是基多徒的象徵，他常常需要天主的聖寵。人家不能把酒水分獻，又不能放棄水：因爲我們當住於基多，基多當住於我們。

新教友熱心奉教 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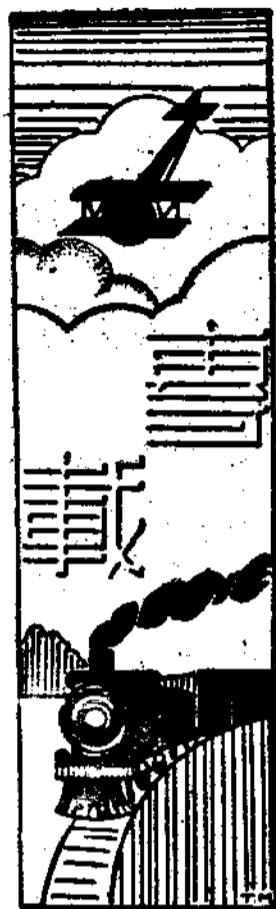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事實：許多新教友，額上雖流過滌罪的水，但不旋踵，寵愛的白袍，已剝去了；信德的燈光，已撲滅了；帶礪河山的誓願，已背棄了；耶穌基多的聖名，已忘掉了；天主堂去的路，已不走了。

怎樣來挽救這個危局呢？對於保守的人們，當予以一個嚴格的訓練，使得他們明瞭：信聖而公會，不是信本堂神父，而是信耶穌基多。對於新教友，我們當繼續照拂他們：注意他們的環境，完成他們的公教徒教育。

我們自身方面，當時時追念領洗進教的宏恩。

聖味增爵·輝理藹，每逢到他的領洗紀念日，必在槐冷絲，他領洗的堂裏，獻謝主彌撒一台。我們這樣做麼？爲什麼不這樣做呢？許多人連自己領洗的日期，都茫然不知哩！聖王類思，爲紀念他的領洗地，自稱類思包亞細。他爲什麼不自稱法王呢？可不是爲了他重視聖洗的心理麼？

假使人家把逆子漢奸的稱呼來叫你，你必定要怒氣冲天。不差，你的怒氣冲得名正言順。親愛的新教友，假使你違反信德的誓願，你就是天主的「逆子」，聖教會的「漢奸」。假使你執迷不悟，將來難免不下地獄。耶穌聖心，請你堅固新教友們的信德，請你復還新教友們已經失落的信德吧！



法碧炯姪

張孝松譯

三 紀念

曖曖的夕陽很快的落下了。一個年老的女僕，悄悄地進來，點亮了燈炬，又悄悄地退出。燈光水樣的流遍了這寧靜的一屋。聖婦露茜娜 Lucina 不回答兒子底話，一把將兒子摟在懷裏，熱烈地口吻他的額角。這並非僅僅是一種母愛的熱情，在她心坎內燃燒；也並非因為自己兒子肯聽話，打勝了惡魔，她心裏便感到了愉快；更不是因為自己有了一個有聖德的兒子，就此這樣的樂不可支。——自然，如果格拉果斯 Graculus 兄弟倆底母親，在羅瑪婦女之前，能將她兩個兒子，算作自己的寶貝；那麼這一位女教友，在教會之前，更能自頌自譽，撫養了這位聖潔的孩子。

她這樣熱烈地口親兒子，是因為她心裏感到了還要高超的快樂。幾年來，她殷切地期待着的一天，她熱烈地祝禱着的一天，現在終於臨到了。打兒子睡在搖籃裏起，她已經眼巴巴的望着要引導他到一個崇高的地位上，她已經希望有一天，能夠看見他做一個心地純潔的修士，做一個祭台前聖的司鐸。多年來，她時時處處保護他的靈魂，她含辛茹苦的教育他，指引他登上祭台去。

如論獨子的話，像亞納底撒慕爾，那麼將自己唯一的鍾愛的兒子，供獻給天主，的確是一種做母親的英豪的品德。我也無用追敘歷史上有名的母親：如菲利茜達 Felicitas，如新福露撒 Symphoroza 如瑪加白經上那位不傳名的母親。她們非但奉獻自己的兒子，——不止奉獻一個，所有的兒子，都奉獻了——做天主底司祭，還奉獻他們去做烈火中祭主的犧牲。

當時候露茜娜心裏也覺得天主要叫她奉獻自己的兒子去當犧牲。她舉起雙目，抬頭懇求上主，賞賜她果敢地聽從聖命。這一個奉獻，固然是她早已決定了的；但，幾時想起了自己的兒子，真要去遭受不人道的慘殺，一個做母親的，怎能一點兒不動心呢？

潘拉濟也跌到深思的淵底裏。他想什麼？他是想自己未來的聖召嗎？他是想一二〇〇年，許多考古學家，許多朝聖團員，去參觀，去敬禮，取名潘拉濟的那座大堂，和堂邊的那扇城門嗎？他是想英國猶未叛反真教的時候，在太爾斯 Tainae 河畔，有人爲紀念他的忠勇，給他蓋了一座大堂嗎？他是想就離那座大堂後來被人毀壞了，毀滅了；到底還有幾個皈依他敬愛的羅馬公教會的信徒，從新去考尋了出來，整理了一番，做了他們的墳地嗎？他是想後來教宗奧諾拉利斯一世 Honoratus I，親手把八十七斤 Livres 重的聖體聖爵 Ciborium，放在一只儲藏他尸骨的紅斑石的柩上嗎？他是想自己的名字，後來有一天要寫在各地的致命錄裏嗎？他是想自己神采奕奕的畫像，有一天要掛在祭台中嗎？不！不！這一切！他都不想，都不望；他是一位熱心的教友，服從主底法律，主底福音，在他看來是理所當然的；他是在追憶當天艱苦中完成的工作，到底，他也並不因此就生了驕傲的心思。

他漸漸地打深思的淵底裏爬了起來。抬起頭，望見屋裏已點了燈，再望望母親，看見母親滿臉莊嚴，

滿臉慈愛。母親這副表情，他有生以來從沒有見過。啊！母親竟變成了幻覺中的人物！竟變成了一位天使！他深恐打破穆肅的寂靜，默默地跪在母親足前。是的，他理該這般的敬禮母親。幾年來，從他生到世上，他的母親便成了他的護守天神；母親底聖德，母親底善表，將他潛移默化了。

母親聲音也變了說道：「兒囑！幾年來，我祝望的一天，終於到了。以前，我在您靈魂的園地上，時候您聖德種子的萌芽，幾時我看見冒出青頭，我便感謝天主。不錯，你的和氣，熱心，愛人，我已經都看見了；你活潑的信德，你超脫世物的心靈，你愛慕窮人的精神，也早已叫我喜歡；到底，我還是焦急地期待着另外的一天：就是能够看見你效法了媽媽細小的德行，或是相像了你殉教的爸爸。願天主受讚揚，這一天現在來到了。」

「媽，我做了什麼好事呢？」

「孩子，在你畢業的今天，仁慈的天主，親自來給您上課，他教給了您一種萬有的學問，他證明了你現在已不是孩子了；因爲你會話，會想，會幹大人的事。」

媽，你說什麼？」

她答道：「打您跟我說的那篇演說中，我看出您志氣很高。您起稿的時候，演講的時候，您一定是一片真心。」

「當然，媽！你想：一個信友，能爲信德而死，再有什麼比它更大的榮幸呢？」

「你說的不錯，孩子，到底只是嘴頭上說說，誰也都會的。您非但說了，還照了做。一下耳括子，面孔上痛一痛，固然算不得什麼；到底打在一個少爺公子底臉子上，却是一回難於忍受的恥辱，你却忍受了。非但如此，你還寬赦仇人，你還替他求情。今天，你攀登了高爾高帶山 Golgotha，沉重的十字架壓在你的背上，只有一步，你就能够把十字架插上山頂了。啊，您真是琴底努斯底孩子！Quintinus 你要整整地相像他嗎？」

潘拉濟興奮地喊道：「愛的媽！我固然沒有看見過爸爸，到底爸爸英雄的姿態，却深深地印在我的意念中。每年，在他逝世的瞻禮日，當許多信友紀念這位追隨羔羊，以羔羊底鮮血洗淨了自己衣服的白衣鬥士的時候，我覺得很光榮。我時常以孝子之心懇求

他，我不是求他賜給我名聲，榮耀，富貴，或是世界上什麼空虛的福氣；我求的比這些東西要好得多，美得多，適用得多；就是他遺留在世上唯一的一件東西。」

「什麼東西？」

「他的血！他流在我血管裏的血！我想爸爸一定巴望我的血，也跟他一樣的爲我們的主，爲我們的信仰，打我血管裏傾流出來。」

母親深切地感動了。說道：「好啦！好啦！心肝，把你頭頸上的金鏈球脫下吧，媽要給你掛上一件寶貴的紀念物。」

潘拉濟就把那串金球脫了下來。

接着，母親莊嚴地道：「你繼承了爸爸顯貴的姓名，鉅萬的家產，和尊高的地位；到底在他許多遺產中，有一樣媽媽代你看管到現在，因爲媽媽要等你相稱接受的一天才給你。現在，是給你的時候了。」

說着，她一雙抖擻的手，從她脖子上脫下那條金鏈。金鏈底一端，懸着一只鑲寶石盒子。她打了開來，取出一塊紅色的海綿，雙目飽綻着熱淚，無力地道：「這是你爸爸底血，是媽媽在他致命的時候，扮

了一個鄉下姑娘，拿着這塊海綿，打他創口裏偷偷地吸取來的。」

說了，將海綿捧在手裏，熱戀地望着丈夫底血，嘴不停的去親，眼淚滴在海綿上，血塊溶化開來，鮮紅得好像才從殉教人心裏流出來的一般。她又把海綿給兒子親，血液染紅了兒子底嘴唇。潘拉濟恭恭敬敬的敬禮它。當時，父親底精神，好像附在他的身上，並且重重地搖撼他，叫他去接受主底潛力。這一天，一家三口，好似重又團圓了。一會兒，露西娜把海綿重新放在盒子裏，連了金鏈套在兒子頸上。說道：「希望後來重新浸濕這塊海綿的，是一種比我的眼淚更高貴的流液。」

到底天主並不這樣的小看聖婦底眼淚；父親底血液，和母親底眼淚，已擦塗了，祝聖了，這位未來的殉教人。



我到這裏來呢！」

（續自三九三頁）

三九〇

「可是今天我不能放你進去：禁令是一律的。」
「不錯，到底他從小和我很相好的，請你不要這樣為難！正因他有病，所以我定要見他一面。」
看門的見他再三懇請，就放他進去，不料剛到鮑斯高神父的房外，又被秘書阻住了。當他們正在爭執的時候，忽然房門開處，走出了鮑斯高神父。

鮑斯高神父拉了他的手，接他進去，請他坐在自己旁邊，親熱地問他各種情形。末後給他說：「我們相識至今，已有許多年了。我已老了，時常有病，但我終不忘記當時你賜給我的恩典。」

談了差不多半小時，勃朗沙見他說話很吃力，便告辭走出。鮑斯高神父差人陪他去吃午飯；那天他自己不能下樓，就叫他坐在自己的位上，和慈幼會最高神長共席。勃朗沙感動得幾乎流下淚來，席間他把數十年前的事和方才鮑斯高神父待他的情形，一一講了出來。大家聽了，都稱讚鮑斯高神父的知恩心深。



聖若望鮑斯高傳（續）

胡重生

若望在基愛理

鮑斯高到了基愛理，就依着母親的命，投宿於馬答路濟亞夫人家裏。她有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品性惡劣，常使她難受。到底過了不多時，竟被鮑斯高的德表完全感化了。

鮑斯高入學的那天，他的教師西瑪若瑟，一見了他這樣一個年大身高的插班生，便對他說：「你或是一個笨伯，或是一個才子！」在衆同學哈哈大笑聲裏，鮑斯高鎮靜地站了起來從容地答道：「我不是笨伯，也不是才子，我是一個有志上進的學生！」這幾句話，使教室內的空氣，忽轉沉寂。

一次，鮑斯高忘帶拉丁讀本；上課時，爲避免教

師的眼目，就拿拉丁文法當作讀本。可是他左右的同學弄眼使色，竊竊地偷笑着。

教師見到這種情形，就厲聲問道：「什麼事？」沒人做聲。知道情由的，都朝鮑斯高望着。教師就怒喚道：「鮑斯高，站起來，把我所講的還講一下。」

鮑斯高神色不變，藉着他的記憶力，竟一流如水地的背講了一回。心裏惴惴，他的洗耳恭聽的同學們，一等他講完，不覺都鼓掌喝采起來了。莫明其妙的西瑪先生，急忙跳下講台，逕走到鮑斯高身邊問道：「爲什麼他們這樣吵嚷？你快給我說來。」

鮑斯高微笑不答。一個學生，伸手指他手中的書。教師拿來一看，疑雲盡消，且微笑說道：「因你的好記憶力，這回我寬免你。天主賞賜你這麼的大恩，你該好好的用才好。」

一夜，鮑斯高夢見教師口述了一個拉丁練習，自己正在翻譯。次早醒來，就把他抄錄在紙上。

上課時，教師向學生們說：「今天我們要在教室裏做個拉丁練習，你們快寫吧！」奇怪！他口述的，正和鮑斯高夢中所聞的，完全相同。不數分鐘，鮑斯高就交卷了。鎖着眉的教師斷定他敷衍了事，拿起課

卷一讀，真出乎意外，課卷上，一個差也沒有！教師喚道：「鮑斯高，你的草稿簿拿來。」

他看了草稿簿，發覺：連他沒有口述的一段練習也寫在上面。他便質問鮑斯高道：「快告訴我，你這練習是從那裏抄來的？」他很率直的答道：「昨夜我在夢中看到的。」

鮑斯高把同學分爲三類：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他總不同不好的學生來往；他祇同好的結交，但也不甚親密，直到着實認識了，才互相深交。至於那些不好不壞的同學，遇有要故，或應酬上的關係，才和他們接談。他和自己的好友，組織了一個同樂會：宗旨以在正當的娛樂，解除一切煩悶。

親愛就是快樂的根源：誰欲快樂，必須先做天主的朋友。鮑斯高明白這點，所以同樂會的規則裏有：一，會員應遠避一切罪惡；二，會員應守好學生和信友的職責。學年考試，鮑斯高當然名列前茅。行了畢業式，他便回到磐基。假期中，他仍努力補習，另注意於拉丁文一門。

暑假期滿，鮑斯高又回到基愛理去，可是他已不再住在路濟亞夫人家裏了。事情是這樣的：他的一個

親戚，名叫畢恆德若瑟，在基愛理新開了一爿咖啡館，瑪氏就將兒子寄宿在他家裏；雙方訂定：鮑斯高課餘之暇，該在咖啡館裏幫忙，而畢恆德則免收他的房租。

咖啡館裏，有各色各樣的人，若望殷勤地招待他們；但一聽到慢罵污穢的話，便張目怒視，表示抗議。於是客人們再不敢在他面前，恣意妄談了。

鮑斯高天天味爽而起，往聖安多尼堂輔彌撒；每主日必告解領主。爲此他常能保持着他神形的清潔。咖啡館裏有個猶太顧客，名喬納；面清目秀，年才十八；能唱歌，會彈琴，富有音樂天才。自和鮑斯高相識之後，彼此就成莫逆。

鮑斯高決意勸他歸正，就送了他一本要理問答，叫他私自誦讀。喬納遲疑地道：「假如我母親知道這事，不知要怎樣難爲我呢！」

鮑斯高說：「親愛的喬納，別怕！天主是衆心之王；他自會感化你母親的心的。」

從那天起，喬納就天天跟鮑斯高學習各種道理經文。不到兩個月，他已造詣很深了。

不幸這事給喬納的母親知道了。她搶了那本要理

問答，一氣跑到咖啡館裏找鮑斯高。「一定是你引壞了我的喬納！這裏還有憑據：這書是我在他枕頭底下尋到的；書上明明寫着你的名字呢！」她指手劃腳地說着。「請你不要動怒！他是我的朋友；正因為我愛他，我勸他信奉真教，俾得救自己的靈魂。」鮑斯高笑道。

話還未完，那婦人搶着說道：「你的話我不要再聽。我的可憐的喬納被你引壞了。」

說完了，氣憤憤地走了。後來喬納因為決心改奉真教，經受了許多可怖的痛苦，甚至被他的母親趕出家庭，乞食度生。在這顛頓的環境裏，鮑斯高是他惟一的慰藉。喬納卒於基愛理的主教大堂，受了洗禮，聖名類思。從此加入同樂會和他的好友鮑斯高，更志同道合了。鮑斯高在基愛理讀書時，曾屢次受到勃朗沙若瑟，母子的救濟。鮑斯高心裏很感激他們，始終沒有忘却。

數十年後，鮑斯高神父已經創造了非常的事業，聲名洋溢於歐洲。一天，他到基愛理去，在大街上恰巧遇見了勃朗沙：就離開了各顯貴的歡迎人員，逕上前去，笑着問道：「啊！勃朗沙，你好嗎？」

「好，好，大人！」他點首答着。

「你為何喚我大人？我非別人，就是一個沒有頭銜的鮑斯高神父！」鮑斯高神父謙虛地說。

那時，勃朗沙一手托着一碟菜，一手握着一瓶酒，覺得很不好意思，便推辭欲走；不想鮑斯高神父挽住了他的手臂，繼續說道：「我可愛的勃朗沙，我常常憶及從前讀書時，不知幾次你解了我的飢餓。」他又回首向那些神父們高聲說：「諸位，他就是我的首先恩人之一！」接着就把往事都告訴了他們。

別後又是十年，鮑斯高神父已是老弱不堪。勃朗沙聽說他身體不好，特意去探訪他。

看門的見是一個陌生的老人，便問道：「你找誰？」

「我想請見鮑斯高神父。」

「今天不能同他講話。」

「他到底在不在呀？」

「他在；不過有病，不見客。」

「這不打緊，他一定會接見我的，不知幾次他叫（續見三九〇頁）」



我底生命史裏的一頁 民生

在我媽的胎裏，不識不知地，倒懸了九個月，一九世紀行將閉幕的前二年，紅楓葉落，冷到吳江，萬籟俱寂，半個殘月的影下，我破關而出，打進人寰。

弄璋的歡聲當中，我獨啼哭着。爲什麼啼哭呢？爲着少了一層保障，忽然感到大氣的壓迫呢？爲着將來當受的苦難，而先事悲號呢？爲着母氏的疼痛，而表示同情呢？爲着赤裸之辱，而提出抗議呢？這是一個謎，到現在，我還不得而知。

結好了剪斷的臍帶，紅色浴桶裹起來的我，才得到一幅襁褓，裹在身上。半老徐娘的懷裏，我開始吃奶；這滋補精細的飲料，食而不知其味地，直用到三歲。但是幼年的我，並不怎樣肥，壯年的我，也並不

怎樣健。理由中的一個，恐是因爲粥少僧多，初年就有出世比我後三月，我的一個猶子，喧賓奪主，得到了優先權吧！

一條垂直於別一小河上的小河的東西兩岸，棋布着幾十棟草房瓦屋；瓦屋上裝雞的，也有好幾家。可見這個村莊，不是個文墨絕跡之地。據說，居民是延陵季子之後。

小河東岸的近北一段，十幾間舊式樓房，是個男公學。當時搖頭擺尾，抑揚宛轉的經書聲，還鬧得興會淋漓。樓房的東南，有塊空地：峙着一座高約四丈的木塔；一隻聲音清脆，號召信友來瞻禮的大鐘，就懸在上面。幾株開白花的繡球，開紅花的搔癢樹，是它最富吸引力的點綴品。聖三的宮殿，就在這空地的東邊。

金漆祭台之上，錦繡帳幔之下，靠壁有幀油畫的耶穌聖心像；溫和良善的神情，溢於眉宇。十字形的聖堂，右側是聖母台，左側是若瑟台。向南開的正門前，一個鋪磚的庭心。信友們的客廳，和貞女輩的住屋，東西遙遙相對。聖堂東的神父公署，食堂以外，還擁有三間臥房。

聖堂正北直到沿河大路，四周圍着竹籬的，是個菜園。孟夏之月，那裏，人家可以找到青菜，黃荳，黃瓜，玉蜀黍等等。這是我家鄉當時的一幅芳影。

我家世奉公教，所以經過了一度身浴後，照例我還當受一度靈浴。翌日，北風烈烈，寒氣襲人。午後，紅襟花帽，遮頭蓋面的我，藏於比我大二三歲的長姊懷裏，在若干親戚的擁護下，出了西邊的衙門，起步向東北而去。過了小木橋，沿竹籬而進；竹籬南轉灣，我也南轉灣。走盡竹籬，接着垣牆，牆上的蔓藤草，碧波蕩漾，抵抗力頗強。走到絕壁就向西轉；穿過過街，再一個向右轉，已腳踏堂場。從右邊門進到堂裏，鵝候聖洗大禮。

更衣所門開處，出來兩個穿短白衣的人。在聖體龕前，行了一個最敬禮，都向我而來。輔禮的，手裏拿着一隻碟子，碟子裏幾粒白鹽；看他滿面春風，像和這個小孩，有密切的關係。不差，我們是父子。主禮的，胸前掛着一根紫色的領帶，雙手捧着一本經。他是位冰雪聰明，才學絕倫的耶穌會司鐸。

我的父親，既決定把自己的聖名——多默——做我的聖名後；面雖露着，而雙眼仍舊閉着的我，在我代父

的口裏，開始答應神父的種種問題。

「多默，你向天主的教會求什麼？——信德。——信德給你什麼？——常生。——那末，假使你要常生，當遵守規誡；全心，全靈，全意，愛你的主天主，和愛人如己。」

我既肯定地要求常生，又接受了為得常生的條件，神父在我面上，一連吹了三次氣。「污穢之神，從他身上出去，讓位於聖神吧！」你想當時被迫退出的魔鬼，當怎樣垂頭喪氣呢！

接下去，神父用大拇指，在我的額上胸上，劃了兩個十字聖號，同時給我說：「你接受十字聖號，在你的額上和心上吧！你收納天誠的信仰吧！且當施諸實行，使你能為天主的宮殿。」十字聖號，是基多的玉璽，基多徒的徽章，表示今後：我當公然信仰基多，熱忱敬愛基多，而基多將永遠做我的保護人。神父繼用右手，覆在我的頭上，伸手念經，求天主把魔鬼的種種縲絆，悉予摧毀，而引我入聖域之門，俾得虔心事主。

我的長姊把我櫻紅的嘴唇，打開來，讓神父把聖鹽放在我舌上的時候，因為第一次嘗到含刺激性的東

西，我又哭了幾聲，實在看神父放聖鹽時念的經：「多默，你接受智慧之鹽，用作你贖罪得常生之祭吧」我的淚，流得很應時。

現在神父要給我行第二次的驅魔工作了。這回工作比上回更堂皇，更莊嚴，更堅決。他用聖三的名義，一連對我劃了三個十字聖號，叫這「污穢之神」，「可咒罵的囚犯」，「可咒罵的魔鬼」，從這天主的僕人身上，「出去」，「離開」。第四個劃在我額上的十字聖號，絕對禁止他侵犯我。

神父把他的右手，覆在我的頭上，念了一段求天主光照，潔淨，祝聖我的經文後，又把領帶的左邊一角，放在我的身上，給我說：「多默，你進天主的聖殿吧！好同基多得到常生的份子！」我就在信經和天主經的聲浪中，正式踏入聖教會的堂奧。

魔鬼對於自己的領域，不肯輕易放棄，每盡力掙扎；於是又來了第三次的逐客令。這次逐客令的範圍較廣，波及「一切污穢之神」。辭令方面，且比第二次，還要有威風，有聲勢。

一隻濡唾沫的大拇指，在我耳鼻上，輕輕一摸。「愛弗達，芬芳氣」的聲裏，我已能聽天主聖言，

聞基多的馨香，「魔鬼快走！」最後的驅魔工作，乃告落成。

我的宣誓盛典，在一問一答之下，就開幕了。問的聲音是清晰的，答的聲音是堅決的。「多默，你棄絕魔鬼嗎？」我棄絕。「又他的事業呢？」我棄絕。「又他的繁華呢？」我棄絕。「為幫助我實踐我的誓言，神父把保守聖油傳在我胸前頸後。從此我如上過油的皮革車輪，更堅強靈動了。神父換上白領帶，繼續問我說：「多默，你信全能者，天主父，天地的造物主嗎？」我信。「你信：耶穌基多，他的獨子，我等主降生受難嗎？」我信。「你信聖神，聖而公教會，諸聖相通功，罪之赦，肉身之復活及常生嗎？」我信。」

最偉大，最可紀念的時候輪到了。神父重提我的名字問我說：「多默，你願意領洗嗎？」我願意。「於是我的大姊就把花帽除去，又把我緊靠在她胸懷上的頭，稍微托出。我的代父，在她的右邊，把我的頭。「多默，我洗爾，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

念完，頭上還帶着水蹟的多默，已從九地上，一躍而登九天。剛才是魔鬼的奴隸，現在是天主的愛

子；剛才鳩形鵠狀，現在面清目秀；剛才黑暗可憐，現在光明萬丈。聖三鍾愛地吻他，天神歡欣地唱着；試問這身披錦繡白袍的公子，這芬香華美燦爛的鮮花，誰不羨慕他呢？呀，聖洗的奇妙，真奧妙難名！我最「出風頭」的時候，舍此莫屬。

神父把和着巴爾撒莫香的聖油，擦在我的額頂，給我說：「和平與爾偕焉！」又把白布，蓋在我的頭面上；燭着的蜜蠟，放在我代父的手裏。聖教會的意思，是要我終身保持我靈魂的清白，我信德的光輝。

聽過神父，「平安回去，主與爾偕焉！」的結語，我的長姊，跪在聖心像前，奉獻了我的身靈以後，走出堂門，循原路，載欣載奔地，抱她的小弟弟返家。

到家後，把一枚聖母聖牌，懸在我的頸項裏，求她導引和庇佑，這涕泣谷中，開始摸索的旅客。



編輯室

江秋

在風風雨雨之中，本報三十年度底使命，到此時此地，又告畢了。緬懷過去，對於寫稿者底犧牲精神，捐助者底慷慨解囊，編者敢致最誠懇的謝意。

上海慈幼會，胡重生修士編著的聖若望鮑斯高傳，業已全部出版；爲此明年始，將不復在本報發表了。還希胡修士，能以別的宏文鉅製，繼續寵光我們的篇幅！

本月底首六默想，王昌社神父寫得非常周到澈底；做神父的當念，做修士的當念，就是做平常教友的也不可不念。

「在基多耶穌的範圍」，是篇談道論文；有志神修者，當特別予以注意。

「我底生命史裏的一頁」，它的重心在領聖洗一段；讀者念到這篇，當這本年最後的月裏，大可把帶礪河山的領洗誓願，深深地檢討一回。

上海公教服務團

英 英

世界各個大都市裏，許多人看到周圍不幸者的遭遇，就自動犧牲光陰，金錢，精力，來救濟他們。

黃歇浦演，已樹立着不少的慈善機關，但得不到撫輯的，還是星羅棋佈着。上海公教服務團的目的，就在本基多博愛的精神，也來參加這種救濟工作。

該服務團的英文名稱是The Dove，譯言鴿。鴿是和平幸福的象徵。

這個「鴿團」，創於一九三六年；現在已經上海區惠主教批准成立。它的搖籃，就是膠州路聖類思公撒格天主堂。

第一屆會員四人；他們的工作，就在探望病人，施送醫藥，為兒童和保守講解要理，賑濟貧乏，介紹職業，助人補習國語外國語等。

現在美國洛杉磯省修道的韋女士，就是該屆會員中的一個。

該團的組織大綱如下：一，本團的團員皆為公教信友，但不限性別年齡。二，本團的工作對象，不分教內教外。三，本團員每人每月當納會費一元。四，本團的工作，得隨社會環境的需要而伸縮。五，本團每月第三星期日集會一次。六，本團設有指導司鐸一人，正副團長各一人，秘書一人，會計一人。七，每年聖誕節前，本團為貧苦者舉行募捐一次。

該團現有中西團員五十餘人，芮質成神父任指導，法國麗耳大學教育學博士陸增佐女士任團長（即已故中華公教進行會總會長陸伯鴻先生的女公子）楊韶南女士任副團長，盧佩文女士任秘書，波倫先生 Mr. Poulin任會計。

希望滬上公教人士，羣起參加；且對此新興的事業，熱烈地予以鼓勵協助。

茲據陸團長報告，本屆聖誕節之募捐運動，業已開始：希望本報讀者慷慨解囊，踴躍輸將。捐款請直寄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二十二號陸女士收



公開朝覲中教宗親聽告解

本年八月間，在華帝岡某次公開朝覲中，聖父教宗庇護第十二，曾為某青年女子親聽告解，為朝

覲教宗歷史上之創舉。原在當日朝覲之大廳中，聖父照例巡視在場人衆，授手親權，並聽取各個人之一二句談話；或求代禱，或求降福。當時有青年女子，與修女及幼兒同跪一處；當聖父來近時，該女哭不成聲，聖父俯身垂詢，經一度之談話後，聖父屏退左右，逕領該女至大廳之中央。女士因再跪於聖父台前，痛哭自訴，最後，聖父唇動作語，並舉手作降福狀。一般見者，俱知聖父在聽聆幼女之告解也。事畢，幼女欣然回歸本位，聖父則繼續巡視在場諸人云。

教宗一日見二千人

聖父教宗庇護第十二，於本年九月十七日瞻禮四下午，在公開朝覲之大禮堂中，賜見各方代表達

二千人，對每一代表單位，均予以個別之訓話。賜見凡五小時，全體無不欣快異常。聞聖父曾訓諭華帝岡負責人員，對參加公開朝覲之請求者，務予以種種之便利。此後公教信友凡呈遞個人名片一張者，即能獲得一份公開朝覲之入場券。此項辦法即於九月十七日之瞻禮四首次實行云。

教宗為現代一大哲人

紐約每日新聞報社論版，本年八月曾發表對次大戰之評論文字，據該文作者論稱：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二，對處理世界大事上，乃現代第一大哲人云。

教宗庇護十二影片上映

美國時代電影公司，最近完成一部名貴電影鉅片，描寫聖父教宗庇護第十二為世界天主教教元首，及華帝岡城之日常生活，附以華帝岡之種種歷史建築，為聖城領域之第一次搬上銀幕者，命名「華帝岡史蹟」。在影片過程中，由美國公教大學沈主教以英語講述各項歷史事蹟，另有法語，西班牙，葡萄牙

語等譯文之覆版影片，以備上映於歐洲及拉丁美洲。影片內，自公教會之建立伊始，繼之以近代公教歷史，及巴柴利樞機任教廷國務卿以至榮任教宗，以及

無線電發明家已故馬可尼之建造華希岡無線電台，華帝岡世界文字最多之印書館，羅瑪觀察報社，教廷外交團，現任教廷國務卿馬利奧樞機及其辦公廳，朝覲教宗典禮，華帝岡城管理，教廷宮，聖堂及花園，博物院，圖書館，瑞士衛隊，西斯丁小堂，以及世界最大之聖伯多祿大堂，伯多祿致命處及聖墓，教宗住室，宗座科學館，羅瑪各公教大學以及各修會院等，無不廣為介紹云。

剛總主教發表傳教節演說

傳信聖部秘書長剛恆毅總主教之傳教節演說，已於九月三十日由華帝岡電台廣播，作全世界之放

送。在演講稿中，總主教致謝普世信友去年對傳教節呼籲之響應，致使上年底之傳教捐款，較以往增加數百萬里拉之鉅。然後，剛總主教遂進而講述傳教工作之意義，取天主經中「爾國臨格」一句為誓語，詳述傳教工作之需要及年來傳教事業之發展。就中總主教特提出中國之歸化運動，計在過去十二個月中，中國成人之歸化領洗者，數目竟達十萬名。惟是今日之傳教區中，傳教士已處於極大之困難中；據某傳教主教函稱：彼因經濟缺乏，竟須限制修道生之數字，此情

此景，實可慨嘆。惟是總主教對普世信友之處於戰亂之今日，其困苦情形，亦為總主教所同情，故總主教向普世信友所提示者，不在捐款之多寡，要在盡人皆捐，蓋所謂集腋成裘，雖少數之捐資，亦極有助於世界傳教士，使得繼續努力於為天主教人靈之偉大工作云。

剛總主教之傳教節廣播

傳信聖部秘書長，宗座傳教事業善會總會長剛恆毅總主教，前為提倡傳教節日，特在本月十八日

晚，假華帝岡無線電台，向普世信友廣播演講。總主教首先引用聖保祿宗徒在羅瑪監獄致非利賓人函，內稱：「是以基多當以種種方式被宣傳」。總主教於是提起當今教宗對救濟遭難世人之焦急。據總主教稱：聖父教宗不但以公教國家為念，即非公教國家，亦在教宗之憐視中，然彼之所最急切者，殆為救助彼等以達於永生也。總主教於是談及世界各地傳教區主教之呼籲函件，有遠自印度，非洲等地而來者，是以總主教特代彼等向普世信友呼籲，務期使一乘福音之英雄，皆得按步就班以從事其基多之宣傳云。

信陽教衆歡迎
張主教

河南信陽教區新任國籍宗座代牧
張維篤主教自本年八月二十三日
正式就職後，旋即開始視察所屬

各會口，予當地傳教士以種種之指導，所到無不歡
迎。九月七日，主教携美籍聖言會司鐸一位視察漢
川，事前由另一位司鐸前往報告，是以當日居民及公
務員之出迎者極爲衆多，且有若干公務員，亦出席當
日之歡迎會。各地信友雖值農忙之秋，然均派遣代表
出席，當地信友則列隊出城歡迎，自車站導入聖堂，
由教區副主教吳司鐸致歡迎詞，張主教在答詞中，對
在場信友及教外人士，講解其所選主教座右銘「吾欲
慈仁」(Misericordiam volo)一語之意義，全體無不
感動；旋捧聖體，降福在場諸人。當日恭與盛典者，
人數極爲衆多，堂內無立足地，致有多人須在堂外或
窗口處恭聆聖訓。出聖堂後，各方代表齊集大堂院
中，由主教行賜見禮，信友奉獻禮品，價值達三百
元。主教再度演講，除闡述聖父教宗對中華人民之愛
護外，間時對當地德籍傳教士之犧牲傳教精神，表示
欽佩。然後由當地人民舉行歡迎會，而地方報紙對張
主教之人格及其傳教職務，並予以公開之介紹云。

張維篤

太原鳳主教逝

此間宗座代表公署最近接山西太
原教區電報稱：該區前任宗座代
牧鳳主教，頃於八月二十二日患

腦溢血症逝世，享年七十有五。因鳳主教之逝世，使
得中華公教喪失一位年高有爲之典型人物，蓋其兩任
宗座代牧，兩任宗座代權，且躬親祝聖其兩位繼任
者，此種過程集於一身，諒爲中華傳教史中所獨有。

鳳主教義大利籍，生於一八六六年九月，一八八
二年入方濟各會，一八九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昇神品，
即在本國服務五年。一八九四年蒙長命准許來華，次
年三月到達漢口，在湖北各地傳教凡七年。一九〇二
年蒙羅馬聖座委任爲山西北部宗座代牧，同年六月十
五日在漢口受聖。

青島維主教逝

山東青島教區第一任宗座代牧維
昌祿主教頃於十月三日逝世於青
島醫院，享年五十有八。維主教

德籍，生於一八八三年，在威也納會院入聖言會，一
九〇七年昇神品，次年來華，在兗州總修院任神學及
公教法典學教授。一九二五年，蒙前任宗座駐華代表
剛恆毅總主教擢爲青島宗座監牧區監牧，一九二八年

教主席，東方會口本堂惠司鐸贊禮，屆時出席參加者計有上海教區司鐸及各修會代表多人云。

○法國信友慷慨如恆

法國公教信友雖在多災多難之秋，然對傳教區資助之捐款方面，依然慷慨如恆，此實足為我人取

法者。關於被佔法國之捐款狀況，此時尙不得知，然據傳教事業會里昂總會長拉瓦蘭主教報告稱：在非佔領區之法國公教信友，其一九四〇年度對傳信善會及聖伯保善會之捐款數字，較之一九三九年捐款總數，已超過六十五萬佛郎，約合美金五千四百餘元。聞法國全國公教信友一九三八年度之傳教捐款總數，為一〇，七〇〇，〇〇〇佛郎。一九三九年捐款總數，為一〇，五〇〇，〇〇〇佛郎。今者僅非佔領區之法國信友，其捐款總數即已超過去年捐款總數，是以一般相信一九四〇年法國全國信友之傳教捐款總數，當較一九三八年總數，猶當過之云。

○美華僑公教學校開學

美國西部唯一之華僑公教學校，已於本年九月三日在芝加哥華人街正式開學。至其開學典禮，則

於九月二十一日華僑會口成立一週年紀念日舉行。此

項週年紀念，自九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舉行三日，除當地華僑聞人全體參加外，芝加哥市長吉利氏亦出席參加。按一九四〇年間，有美留學生南京教區毛司鐸者，其對華僑傳教之努力，頗引起芝加哥總主教司太池之興趣，爰予以特別幫忙，而芝加哥副主教，且以所管之聖若望本堂會口，作華僑之臨時本堂。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毛司鐸得為華僑青年子弟二十四人付聖洗禮，遂正式成立華僑本堂。當時有輔助傳教之司鐸會，予以物質之援助，又十五位公立學校教師，則義務講授公教要理。至華僑會口聖堂之建築，亦為各方熱心捐助者，可容教友百餘人。每主日舉行彌撒聖祭二台，供華僑信友參與。又芝加哥副主教更為華僑成立公教青年會，委方濟各會馬司鐸任指導。會中設有餐室及戶內外各種運動場，便利青年之身心修養。華僑公教學校，則由諾特單二位學校修女會修女義務主持之，另有華盛頓公教大學畢業生王女士者，亦在該校任教職。聞此次開學典禮及華僑本堂成立週年紀念，慶祝極為隆重，除各項遊戲運動外，更舉行中美大會餐，為當地華人街空前盛舉云。

託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山西◎婢因長子冷淡神業，家庭不睦，敬求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垂憐，將來如蒙所求，當獻謝主彌撒，並登報揚恩。十五條石部陳賽陰託

江蘇◎僕需要恩一則，敬懇諸位修士修女及祈禱會友代求聖心賜予，不勝感激。海門龔天俠託

廣東◎僕有一困難事，敬懇修士修女祈禱會友及閱報諸君，代求聖心早賜圓滿解決。五華福砂吳榮賢敬託

江西◎氏夫凌閣臣近因母親與兄嫂姪媳等先後被綁勒贖，以至神經錯亂。本年三月間出走後，至今已曆五月，仍未見其回來。故求閱報諸君，代為祈禱。日後歸來，願獻彌撒一台。安遠縣十字街郭玉珍託

河北◎僕需要恩二則，敬懇諸位祈禱會友及閱報諸君代為祈求聖母轉求聖心俯允。趙各莊堂許啟修敬託

安徽◎茲有急事，敬託國內神長修士修女祈禱會友代求耶穌聖心賜予。至德縣青山橋傅瑪谷託

江蘇◎鄙人需要恩四則，敬請閱報諸君代求大聖若瑟賜予為感。上海沈憶中託

山東◎孀母呂谷氏患水瀦症，數月於茲，諸醫束手。愛懇祈禱會友，衆修士修女，及信友代求露德聖母，賞賜病痊，如獲所求，願獻大禮彌撒一台，並登報揚恩。威海衛呂鏡清託

謝恩

凡欲謝恩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又請司鐸簽押或蓋圖章

山西◎胞妹患病年餘醫藥罔效經求露德聖母真福藍若望可敬亞松大貞女等而愈。清源六合村王類思司鐸押

安徽◎僕子生八月而染重病，諸醫束手，服藥無效，乃赴本堂聖母像前，懇求垂憐；且許若其病好獻煉祭三台，今已復元。宿縣孫玉壘啓任神父押

越南◎僕於此數載內，兒女疾病，備嘗艱困，乃於早晚課時，虔求聖家并聖人鮑斯高轉達，各難題現已陸續解決，用特登報誌謝。茶榮市陳士英啟本堂司鐸押

山東◎敝院同志張斐理，於本年五月底，忽患斑疹傷寒，病勢異常沉重，經求本區開教元勳主僕福老司鐸而得痊愈。特此登報揚恩。兗州教區聖心大修院啓

河北省◎敝人於數月前，忽患胸瘡，久治罔效，後由醫師將胸骨取出一截，勢甚危險，乃求聖母垂憐，現已痊愈，用特鳴謝。徐水縣穆景儒啟

福建◎本年福州淪陷時，嘗求耶穌聖心保佑我家之人，今皆無恙，特登報端揚恩。閩清許瑪利亞啓

聖心報第五十五卷總目錄

天主降生一九四一年
中華民國三十年

第一期 目錄

恭祝新禧

總意：教皇的諸凡意願

附意：傳教事業的發展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神修指導：攻打自己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基多信徒：聖潔的愛情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編者

江秋

江秋

洗耳

王昌社

幼偉

張孝松

姚景星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小說：海行

雜俎：德肋撒紐孟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張孝松

幼偉

若望

維賢

第三期 目錄

總意：遭受災難底家庭

附意：印度人民的歸化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宗會紀律：聖心寶藏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雜俎：教皇在華帝國

華帝國朝覲的種種

我的奉教小史

公教益聞

謝恩

江秋

江秋

洗耳

王昌社

張孝松

幼偉

西園

唐邦德

第二期 目錄

總意：教皇的和平原則

附意：原始宗教的人民

宗會紀律：每日獻功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江秋

江秋

王昌社

洗耳

第四期 目錄

- 總意：堂口生活底繁榮
- 附意：佛教信徒底歸正
-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 宗會紀律：信友公共的趨向
-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 雜俎：卍字旗與十字旗
- 小說：小黑人
- 公教益聞
- 託求

第五期 目錄

- 總意：簡單樸素的生活
- 附意：孔道信徒底歸正
-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 宗會紀律：怎樣愛人
-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 雜俎：卍字旗與十字旗

公教益聞
託求

第六期 目錄

- 江秋
- 江秋
- 魯異
- 吳應楓
- 張孝松
- 幼偉
- 魯異
- 天明
- 天

天亡孩得早領洗
耶穌聖體人之性命者
敬禮聖心與普世和平
合一的聖事聖體
愛情三部曲
祭
小德肋撒與耶穌聖心
關於聖體的幾個小問題
公教益聞
託求

第七期 目錄

- 江秋
- 江秋
- 魯異
- 吳應楓
- 張孝松
- 幼偉
- 魯異

總意：圓滿的公教教育
附意：回教信徒底歸正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神修指導：爲什麼要愛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江秋
徐宗澤
王昌社
吳應楓
張孝松
楊堤
蔡忠賢
姚景星

江秋
江秋
魯異
吳應楓
張孝松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雜俎：琴東魚雁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幼偉
 顯傑

第八期 目錄

總意：重視寵愛的保存
 附意：信唯俗無神論者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神修指導：愛到那裏
 專載：庇護十一世論電影通牒
 傳記：聖若望鮑斯高傳
 雜俎：東歸通訊
 類我暑公曆之沿革
 公教益聞
 謝恩

江秋
 江秋
 魯異

宗會紀律：恭敬吾主聖心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傳記：聖若望鮑斯高傳
 雜俎：青年神職班的智育問題
 中國公教歌樂源流考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王昌祉
 魯異
 張孝松
 胡重生
 吳應楓

第十期 目錄

總意：虔敬玫瑰經之后
 附意：猶太民族的歸正
 宗會紀律：仰賴聖母轉達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神修指導：播種者的使命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傳記：聖若望鮑斯高傳
 雜俎：教皇底摩登觀
 黃鐘播音社開幕辭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吳應楓
 守樸
 胡重生
 曉風

總意：虔敬玫瑰經之后
 附意：猶太民族的歸正
 宗會紀律：仰賴聖母轉達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神修指導：播種者的使命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傳記：聖若望鮑斯高傳
 雜俎：教皇底摩登觀
 黃鐘播音社開幕辭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江秋
 江秋
 王昌祉
 魯異
 吳應楓
 張孝松
 胡重生
 江秋
 吳應楓

第九期 目錄

總意：小修道院的繁榮
 附意：異教拆教徒歸正

江秋
 江秋

第十一期 目錄

總意：航海人員底安全

附意：背教者獲得歸正

首六默想：耶穌聖心諸潔之泉源

神修指導：在基多耶穌的事實

專載：法碧嫻嫩

雜俎：孤島間來回印象

公教 益聞

託求 謝恩

第十二期 目錄

總意：以筆舌作不善者

附意：新教友熱心奉教

首六默想：聖體內司鐸之心之模範

神修指導：在基多耶穌的應用

專載：法碧嫻嫩

傳記：聖若望鮑斯高傳

雜俎：我底生命史裏的一頁

公教益聞

託求 謝恩

江 秋

江 秋

王昌祉

吳應楓

張孝松

風 塵

江 秋

江 秋

王昌祉

吳應楓

張孝松

胡重生

民 生

近 七 錄

啓東辣法堂
金山馬家浜

虹橋

楊柳浜
沈家港
西墻界

獨圩

東林浜
松江中涇

四

顧蔡氏

陸張氏

壽書林

張陸氏

壽吳氏

顧顧氏

沈王氏

沈沈氏

沈小妹

沈陳氏

高生海

張耕法

周孫氏

許陸氏

張象心

梅菊保

梅伯生

單單氏

張楊氏

亞 納

瑪利亞

若 瑟

瑪利亞

瑪利亞

依撒伯爾

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瑪利亞

若 瑟

保 祿

瑪利亞

瑪利亞

依納爵

瑪利亞

達尼老

瑪利亞

瑪利亞

上海教區司鐸	張登堂 達德
徐家滙	范許氏 亞納
董家渡諸巷會	周文祥 若瑟
無錫保祿會	沈尤氏 瑪利亞
崇明斐理堂	陳品祥 瑪弟亞
聖家堂	黃施氏 亞加大
亞納堂	施大新 多默
瑪谷堂	周顧氏 瑪利亞
啓東至潔堂	樊再根 若亞敬
聖家堂	范袁氏 瑪利亞
	徐陳氏 亞納
	管桂初 瑪寶
	尹錫祥 若瑟
	張燦才 方濟各
朝主堂	范施氏 亞納
	郁朱氏 瑪利亞
母名堂	朱竹堂 瑪弟亞
	陳周氏 依撒伯
	袁志堂 若瑟
爾各堂	沈斐氏 亞加大
	薛士元 保祿

貞女潛修綱要出版

上海惠主教底生花之筆，已給了我們許多有價值的作品；最近又把「貞女潛修綱要」貢獻於我們。書分兩篇：上篇論貞女服事天主底宗旨，下篇論貞女服事天主底方法；綱舉目張，議論透徹，不但貞女們讀了可以得到實際的指導，就是修女們念了也能增進不少的見識。附錄八項，都是珠玉，也不可輕易放過。

惠書誌謝

丁宗傑神父編譯的可敬加大利納德嘉歸達傳，嘗受過聖心報讀者一度熱烈的歡迎。現在它的單行本，已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茲蒙作者惠賜一卷，除在這裏表示謝忱外，再敢向公教人士，謹為介紹。

捐助本報誌謝

滬白任志英女士 國幣拾元
澳門陳榮貴君 國幣貳拾元
泰國曼谷吳秀鵬女士

國幣柒拾貳元一角伍分

一月祈禱

總意：教皇底諸凡意願
附意：本地底主教信友

聖心報重要啟事

- 一 聖體軍月刊社，已遷到徐滙中學去了：今後關於該刊的稿件，請逕寄上海徐家滙徐滙中學。
- 二 聖心報館仍在上海徐家滙大修道院內。（蒲西路三三六號）
- 三 最近成立的上海黃鐘播音社，暫附於聖心報館內。若有關於該社的信件，也請寄上海徐家滙大修道院。
- 四 本報報資，完全以中華民國國幣計算，一切雜幣概不收納。滙兌不通之處，可請各傳教區上海賬房設法。
- 五 凡函請更換地址者，請寫明定單號碼，以便檢查。凡不寫明者，恕不遵命。

聖心報

第五十五卷 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准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滙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滙 土山灣印書館

目 價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冊
	零售	一冊	二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二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郵費一元二角		
	香港澳門郵費四角八分		